

● 白话绘图清代传奇丛书 ●

白话《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 著 宁昶英 编译



1

I242.1

232

3

OK 11/10/84

白话绘图清代传奇丛书

白话《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 著

宁昶英 编译

辽沈书社

1989·沈阳

B

5470

白话绘图清代传奇丛书

白话《夜谭随录》

Baihua Yietan Suilu

〔清〕和邦额 著

宁昶英 编译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字数：28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2.7

插图：8 印数：1—3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申 齐珩

插图：李勤学

封面设计：李勤学

责任校对：顾季

ISBN 7-80507-049-0/I·24

定价：5.40元

出版说明

《夜谭随录》是一部聊斋型短篇小说集。全书共十二卷，收短篇小说一百六十篇，初版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内容多讲狐鬼妖异的故事，但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社会，鞭笞了腐朽的邪恶势力，赞颂了人间的真善美，讴歌了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本书想象丰富奇特，故事曲折迭宕，所描写的形象，不论是狐妖、鬼怪、神仙、真人，还是书生、妓女、县令、恶僧，皆栩栩如生，呼之即出。其文笔优美、诙谐，令人赞叹。故此书在中国小说史及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满族聊斋故事。

本书作者和邦额，满洲人，字闲斋，号霁园主人，一生游历颇广，足迹遍及陕西、青海、甘肃、浙江、福建及京师一带，见多识博，且好收集民间的奇闻异事，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和欣赏这部优秀的文言小说，宁昶英同志积多年之劳，将《夜谭随录》精选出五十篇改译成白话，取名《白话〈夜谭随录〉》。在改写中，他本着忠于原文又不囿于原文的原则，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对书中的人物形象、细节作了适当的润色，个别故事的情节和结局不够合乎情理或俗气的，也稍作了改变，使其更富有传奇小说的色彩，更加引人入胜了。对原书中直接的色情描写，则作了淡化处理。此外，各篇名均用新拟的题目，但原篇名仍标注在篇末，

以便读者查阅原作。

此书作为我社《白话绘图清代传奇丛书》之第一种予以出版，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今后我社将继续选译出版一批思想内容较好，艺术技巧较高，故事曲折生动的古代文言小说佳作，以飨读者。

辽 沈 书 社

1989年4月

目 录

友情炎凉记	1
归化城赁驼	12
朋友之妻	23
冤魂南下	36
车夫之冤	42
玉公子一念获三美	44
情魂祭	55
太守遇仙记	69
岭溪周处	72
恶报	75
三个仆人的故事	83
猫的预言	88
小偷捉妖	91
铁公鸡上当	95
张五擒知县	101
讨尽昧心财	105
美男子和他的爱犬	108
早该拔掉的长舌	111
冥府的决断	119
穷汉发迹	124
蚁国梦回	127
狐邻	140
赵媒婆下阴	153
花豹子传奇	159

朦胧姻缘·····	168
鬼妻酬义·····	189
王侃·····	217
深山奇遇·····	226
古陵夜宿·····	240
骷髅佳人·····	246
狐媒·····	255
黑狐情·····	260
还洁赋·····	271
称心的媳妇·····	277
幻梦游仙·····	285
幽谷情泪潏·····	289
红姑娘与老校尉·····	295
三度偷情·····	299
淫乱的尼姑·····	313
碧碧·····	320
魂消香断·····	329
兄妹学道·····	335
断情花仙·····	340
夜泊道士汛·····	348
羊贩子游仙·····	356
他·她·他·····	362
三家村梦游·····	367
还魂记·····	373
饮恨薄情郎·····	384
他的情人是母狼·····	392
后记·····	396

友情炎凉记

清代奉天府有一位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先辈刘先生，他在没有发达前，是一个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官宦人家的子弟，所以家中颇有些积蓄。少年时，洒脱豪爽，喜欢交友，花钱豪奢，从不吝惜。因此，他家门前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热闹得不得了。路上行人特别羡慕他，都认为，古代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那般好客，怕也比不上他呢！

有一天，有一个叫崔元素的人，向刘先生投上一张名片，要求接见，刘先生慷慨地接见了，询问他是何方人士，家族概况，崔元素就回答说：“我是山东临朐的秀才，游学都门已经二十年了。我听说刘先生喜欢结纳朋友，所以，特意来投奔刘先生，想作个食客。”刘先生特别高兴，从此便经常和他交往，并且经常接济他钱粮。崔元素大约总是十几天就来拜访一次，来一次，必然张口借钱。刘府的家人一个个都厌恶轻视他，唯独刘先生不嫌他，他每次到来，必定有求必应，从来没让他失望过。象这样的交往，整整持续了二年多。

突然，刘先生遭了大灾难，资产毁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三年，就穷得锅也揭不开了。再加上，他多次参加乡试，哪一次也没有考中，因此，往日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对他白眼相看，而且，把他的落难当成话把子来谈笑，慢慢的，就和他断绝了来往。他的奴婢仆人们逃的逃，散的散，有的甚至故意给他增加罪名，寻找了借口就离去了。没过多久，就逃得只剩下一个老

仆人了。家中老婆、女儿、儿子三口人。等到腊月过后，该过大年了。可刘先生家里，身上无衣穿，口中无米吃，没办法度过年关，他的女儿会写几句诗，就顺口吟了几句，和爸爸开个玩笑：

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棉。

岁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厨中也禁烟？

刘先生看了女儿的诗，不由得大笑，笑过后说道：“如果这阵儿两肩能产小米，可以煮着吃，也就足够一饭了。今天看到你的诗，能不让老爹我羞愧吗？”于是，他和了女儿一首诗：

今年犹戴昔年天，昔日轻裘今破棉。

寄语东风休报信，春来无力出厨烟。

刘先生的妻子见他父女二人在这种穷困潦倒之时还对诗取乐，就白了刘先生一眼说：“以前你那些‘良朋密友’，我家对他们有求必应，又吃又喝的岂止一两个人。今年年关在即，我们缺吃少穿，你还不稍微想个变通的办法，却和闺女吟诗作赋，出你那丑相。难道你想饿死，所以预先作《薤露》挽歌吗？”刘先生听了妻子的唠叨，不满意地说：“你不让我父女吟诗取乐，难道想让我做贼去偷吗？”妻子反驳地说：“你要会做贼，那还不错呢，只恐怕你没那分儿天才。你要听我的话，不妨去找找顺城门外的朱知县，他在不得意的时候，是我们家的常客，和你算是‘莫逆之交’。现在听说他守孝在家，他的官袋子里装满了钱，你难道不能向他投寄一封信，姑且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吗？”刘先生听妻子说得有理，便说：“真是的，要是你不说，我倒几乎把他忘了。”于是，急急忙忙写了封信，派他的老仆送去了。

到夕阳西下之时，老仆赤手空拳回来了，一进门气得就

骂：“这样狼心狗肺的人不能再和他相交了。我去县衙找朱知县，守门人说他出门去了，不让我进去，我一点儿也不相信，待了一会儿，他送客人送到大门口，见了我慌得两眼发直，我拿着信，追进去，三番五次催促他也不理睬。好一阵子才叫人传出话来，说他事情繁忙，实在没工夫写回信，只让我给主人捎话回来，说他这阵儿用钱处多得不得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存下，正为找不到借钱的主儿发愁，我怎么能借钱给你家主人？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象这样丧尽天良的坏家伙，如果再和他交往，您的好名誉就丢尽了。”

刘先生听后，不禁目瞪口呆。

妻子听后挖苦他说：“咳咳！莫逆之交，靠不上了。可总角之交该不同寻常吧。城北的杨先生，不是光屁股和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吗？你怎么不去找找他！”刘先生觉着妻子说得也有理，就又给杨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求援。杨先生倒痛痛快快地给他回了信，只是信中说，我的买卖做得不顺利，连本带利都赔了，翻遍了钱口袋，也没摸出一文钱。

看了杨先生的来信，刘先生气得“啪啪”拍着大腿直叹气，停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人们常说‘面朋口友’，这本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看来，想要真正懂得超过金钱关系的友谊，非道义之交不可了。”他想起了他的道义之交靳公子，就拨亮油灯，挥毫作书，把自己心中的肺腑之言，全部写在了信上。第二天，把信交给老仆，让他把这封信送给南城的靳公子。

说到这位靳公子，他家世代为官，门第高贵，家中的田园遍布京城四周。靳公子家和刘先生家是好几代的交情了，又属于特别近密的亲戚，靳公子和刘先生每当相见谈心，总是滔滔不绝，夜以继日。他们所谈论的，不是忠义大节，就是处世大

道，相互之间，诱导奖掖，亲密无间，胜过同胞兄弟。在刘先生眼里，他交结的朋友中，只有靳公子才称得上落脚不凡，超世脱俗，着意效仿古代志士仁人的俊杰。

闲言少叙。单说靳公子读了刘先生的信，立刻提笔一挥而就，给刘先生写了回信。信内说：“承蒙先生抬举，不才叨为知己，本来应当即刻如命，解囊相助，无奈心中徒存奢想，实在力弱不济，束手无策。君只要勉励自己，做了高尚之士，又何必为贫贱担心呢！而且刘先生绝非碌碌无为之徒，姑且坐待良机，日后定有大富大贵之福。愚弟我虽爱好大义，但在先生遭此大难的时候，竟然大睁两眼看着您的困难，而不能援之以手，为您排难解忧，真是惭愧得要死。象我这样的人，唉，怕也只有象刘先生这样的知己方可体恤谅解呢！”

刘先生把信拆开一看：气愤地把信摔在地上，忿忿地说：“嗬嗬，好一个道学先生，看你平素和我披肝沥胆，谈论道德，就是老子、庄子的学生也比不上你呀！你家中每逢生子育女，我至少也得送百两银子去作贺礼，如今我穷困潦倒，急需钱钞，你竟然一文钱也舍不得破费，反而用花言巧语相敦勉，苍天啊，所谓道义之友，难道就是这样的吗？”刘先生悲愤已极，不觉号啕大哭起来。

老仆看见他这般伤心，就安慰说：“主人交了那么多朋友，大概没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即使这样，也就罢了。您的亲戚当中不是也有许多有钱的吗？您何不去通触通触？”刘先生听后，不由长叹说：“朋友是列在五伦之一的，尚且山呼不应，而无足轻重的姻亲又有什么指望呢？”说是这么说了，但毕竟饥肠辘辘，求告无门，心想，亲戚总比路人强些吧，难道他们能把我撵走不成！转念一想，不成，我的困境他们不是不知，但凡有良心的人，过去都得过我的好处，这时也该周济

我一二。可他们竟视若无睹，还哪有一丝人情世理。罢，还是不求他们吧……

刘先生正一个人默想心事，左右为难，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忙让老仆去开门。门开后，一看是崔秀才来了，全家人大失所望。刘先生的妻子满脸不高兴地说：“呸！人家穷得西北风也喝不上了，他还想来割切人的瘦腿肚子吗？他哪里知道，我们连小腿也没了，只怕是想来剜肉，连下刀处也找不到了呢！”刘先生倒很坦然。听了夫人的话后，阻止她说：

“少说点吧，我看你不一定说得对，这才是空谷足音呢。”说完，把崔秀才迎接进来。

崔秀才见了刘先生就说：“刘先生即使无饭可吃，也不至于穷到这般光景呀！你现在该想想，过去的繁华是真的呢还是幻觉呢？今天的贫穷冷落是虚幻呢还是真的？常言道，鼯鼠的小技易穷，青松总要褪色，木槿花心早晨还在，到晚上就脱落了。你先生穷了这么多日子，还有一个人肯拄着拐杖来到你家门前，象我崔元素一样来向你嘘寒问暖吗？”刘先生心灰意懒地答道：“唉，别提它了。过去我自认为与人乘车戴笠，结成金兰之好，识得一两个死友，作为终身的亲密伙伴，是人生一大快事。没想到这些人竟然翻脸不认人，达到这般程度，刘某今生今世不再敢谈‘交游’二字了。”崔元素听了后，微微笑了一笑说：“这就说错了。廉将军免官客去，翟廷尉复职客来。人情炎凉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先生自己没有通晓世理，还埋怨什么呢？聪明的人总是先处理好当务之急。为今之计，你打算怎么办呢？”刘先生说，“唉，还有什么办法，束手待毙罢了。”崔元素笑笑说：“你说出这种没出息的话来，我就该罚你的银子。我听说背上重东西到远处去，乏了就不择地方歇息；负债重重家境贫寒，就不择薪水去投奔仕途。先生何不投

笔从戎，姑且博得些升米斗面，不是比手托钵盂向人乞化，受那些守财奴的轻薄要好些吗？”刘先生听了后摇摇头说：“高高的山峰容易折断，雪白的绸子易受污染。从戎不是给我解脱困境的办法。”

崔元素听了刘先生的话，略加思忖，说道：“你在外面摇摇笔杆子，挣点儿钱，嫂夫人在家中做点针线活儿，也可以免除冻馁之患呀！”刘先生还是摇摇头说：“在狭小的车辕子里做个卖苦力的牛马，某向来耻于为此，这个办法不行呀！”崔元素接着说：“那么，这么办吧：奇货可居，垄断可富，鸟兽的羽毛可以编织衣衫来穿，人们丢掉的米粒也足够果腹。贪婪的商人用三次得到的利钱，廉洁的商人有五次也就得到了，先生何不去经商？”刘先生听了，断然回答：“覬覦分毫，锱铢必较，是商人的本性，某平素所鄙夷而不屑于去做的，正是这种商人。这个办法也不行。”崔元素听了，点点头说：“那么，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想再扬眉吐气，除了做官是办不到的。但想要做官，必须登第，想要登第，必须重理旧业发愤读书；想要读书，就得有吃有穿，有钱维持生活所需。我看你这些都不易办到。我有铜钱八十贯，我找个车给先生送来用吧！”刘先生听后怔住了：“您正和我一样贫穷，愚弟怎能忍心带累兄长呢？”崔元素爽快地说：“别人丢弃了我收取，别人需要时我送给。何必推辞呢！”于是，说完话告辞回去。

过了些日子，崔元素果然用车给刘先生送来八十贯铜钱，刘先生再三致谢，想办一桌酒席好好款待他，崔元素谢别了。

又过了几天，崔元素提了一袋子钱来拜晤刘先生，问道：“先生开始学习了吗？”先生说：“刚刚开头，未免有些紧张忙乱。”崔元素又说：“开了头就好。我回去思谋，八十贯钱够做什么呀！应付眼前尚可，长久过日子哪里够用！我

以前攒下一袋金子，今天拿来，给先生谋个小康家庭吧。”说完把金袋丢在炕头上，就走出门外，想挽留他坐坐也来不及了。崔元素走后，刘先生试着把口袋解开，黄灿灿的，全是赤金，一家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称了一下，足足三百两。崔元素这个穷秀才，从这次赠金后再没有来过，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刘先生一家，只是打心眼儿里感谢这个穷秀才不已。

刘先生有了钱，重买了一处宅院，赎了旧日的家产，又碰巧在新买的院子中掘出窖金两瓮，几天就变成了大富翁。以前他衰落时出走了的家僮、仆人，陆陆续续又都回来了，千方百计攀附老关系，请求收录他们。亲友们也羞羞答答地恢复了庆吊常礼。不到一年，家境又发得象往日那么富有繁华了。

刘先生吸取往日的沉痛教训，不再那么好客了，一天间，只是躲在家里，把窗户关得紧紧的，拉上帷幔遮住，白天黑夜读书学习，这一年终于考中了，做了官。他为官清廉，政绩显要，门前的贺客一天比一天多，撵也撵不散。

这一年，赶上他过生日，他预先派人四处打听，凡是亲戚旧友中穷得丁零当啷的和揭不开锅的，都把他们叫来了。

到了过寿日那天，亲朋好友们都来了，都把金玉锦绣等上等礼品捧出，满满地摆在大堂上，殷勤地为刘先生祝寿。刘先生就大张筵席，盛会宾朋，酒过第二巡，停止音乐，刘先生离席举杯酬谢宾客，把今日得到的礼物全部拿了出来，一一分赠给那些贫穷的亲友。

众宾客一个个都愕然无言，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礼品虽然不算丰厚，实是用它来奉祝长者的，纵然不够贵重，也是各位亲友微薄的献礼，为什么散给了众人？”刘先生叹息道：“今日多么荣幸，各位亲友全部来到，只是我这么多朋友，座中只缺少崔秀才一人，让我心中遗憾。

如果崔秀才在座，他一定能明白我这番举动。”于是，从袖中出示一笑，是一首五言古诗，让他的儿子当场朗诵给大家听，其诗说：

主人好施与，挥霍无踌躇。
客有谏之者，主人笑曰毋。
君谓财可聚，我意财宜疏。
不暇为君详，聊以言其粗。
财为人所宝，人为财之奴。
富者以其有，贫者以其无。
有则气揄扬，无则气不舒；
揄扬人愈亲，不舒人不知。
昔我贫贱时，颠踣无人扶。
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糊。
贵戚与高朋，相逢皆避途。
居然一厌物，俨若非丈夫。
今日奋功名，食禄复衣襦。
门庭闹如市，势利日以殊。
一寿千黄金，一箸万青蚨。
奢穷欲亦极，无劳用力图。
当时何其嗇？今日何其都？
顾兹亲串惠，岂我所愿乎？
昔贫今且富，昔我即今吾。
清夜维其故，反侧心踟蹰。
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
周急不继富，圣言不可诬。
忆昔齐晏子，举火贍葭苽。
又闻范文正，义田置东吴。

设使天下人，能聚复能输。
在在无和峤，处处有陶朱。
流过阿堵物，何来庚癸呼？
堪叹为富者，唯利之是趋。
满盈神鬼恶，往往寄祸沽。
用是常自惕，羞为守虏徒。
况今得之如泥沙，当日求之无锱铢。

君不见栖栖穷巷孤寒儒，此时此际苦如荼！

众人听了，一个个都羞得面红耳赤，如芒在背坐卧不宁，多有离席逃走的。刘先生也不去追，也不挽留，随他自便。

停了一会，仆人禀报，说崔秀才来了，刘先生急忙倒屣相迎，让路鞠躬。崔秀才亲切地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先生可真是所说的‘国狗之瘦，无所不噬’了，怎么学起杜子春的口舌了？而且，无论繁华还是寂寞，能延衍多久？假如不全面考虑，马上就要走邪路了，过去楚国的隐士，‘接舆髡首，桑扈裸行’，来得快消逝得也不慢，哪里能够仅仅留心于茂盛的枯萎，昌盛的衰败这些事情呢？了解透人情世理，就是点点头也属于多余之事呀！”刘先生听了这番话，两次站起拜谢，说：“先生的至理名言，我一定作为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

这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刘先生只把崔秀才留下住宿。他的妻子也出来拜见了崔秀才。刘先生和崔秀才促膝谈心，刘先生说：“最近您搬到哪儿住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我一次？唉，您对我的恩情终生难忘哪。我早就想酬谢您的恩德，哪里也找不到您，以致拖延至今。”崔秀才说：“哪里哪里，可不能这么说呀。过去我一直花用您的钱财，您那时也希望我报答您吗？”刘先生说：“实在没有这种想法。”崔秀才

说：“君无此心，难道我就单单有此念头吗？先生为什么不推己及人呢？”刘先生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于是，问崔秀才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崔秀才说：“说起来倒一点也不孤单，我是儿孙满堂，子女孙儿就有几十个了。”刘先生听到崔秀才子女齐全，十分高兴。心想，崔秀才如此仗义，他的子女绝对错不了，我不如把女儿许给他做儿媳，结成一门至亲；一来我报答了崔秀才的恩惠，二来也给女儿找了个终身依托之处。想罢，说道：“小女尚未许配人家，送给先生做了儿媳怎么样？”崔秀才听后，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实在不行。”刘先生见他不肯，一再追问原因何在。

崔秀才好象有难言之隐，他握着刘先生的手，亲热地说：“先生是个忠厚的长者，说说也无妨。我所以不敢和先生结为姻亲，是因为我自愧本非人类，老朽实际是艾山上的一只老狐狸，因为先生怀抱大器，气宇不凡，所以不远千里来和先生结为挚友。至于先生贫穷后又富裕起来，也是理所当然；不是老朽之力所使。譬如盖房子，屋脊已经压好，还要加别的什么呢？不用了！我只是因人成事罢了。如今，我的俗缘已尽，就该和老朋友诀别了。”

刘先生听了崔秀才一席剖白，这才恍然大悟。他想到崔秀才以畜类之躯，却存仁君义士之心，非人类所能比，自己没有 在困境中冻饿而死，全凭崔秀才扶助。崔秀才了却俗缘，还有谁能象他这样和自己无私相交呢？想到这儿，不觉失声痛哭起来，说：“先生离去本是必然的，可不要使我成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哟！”崔秀才见刘先生如此伤感，慌忙劝慰：“先生莫哭，我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已有的人；先生何必过分感念不已？从今往后，您的前程都是顺境了。做官嘛，高不过三品了，而富有可达十万家资。即使是这样，难道就没有一句有价值的